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稗編卷九十二

明 唐順之 撰

宗

論漢諸王（附馬廷鸞說）

賈誼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太强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惟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邉匈奴與强敵為隣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厪如

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

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旤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旤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旤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馬廷鸞曰

賈誼之請立梁王意甚勤而謀甚忠矣雖然此不過以親疎為强弱耳疎者難防親者可倚固也然今日之疎本前日之親今日之親又他日之疎也不以德義相維而專以親戚相制豈得為萬世之良策乎親以寵偪則又如之何高皇帝立諸子一傳文帝而高帝諸子已足為文帝憂帝又專以大城名都畀其子孫將不復為後人憂乎

論漢諸王　馬端臨

按孝文之時山東之國齊七十二城楚四十城吳五十城晁錯所謂封三庶孽分天下半是也三國之中齊為尤大悼惠王復子多而材呂氏之亂哀王襄欲舉兵西

向則關中為之震恐且有自帝之謀其弟朱虚東牟且將為内應幸諸吕已誅文帝正位而其謀遂寢然則帝即位之後諸侯之勢踈而逼地大而可忌者莫如齊吴楚而齊尤甚帝之慮豈不及此故雖盡復吕后所奪齊地而即割其二郡以王城陽濟北逮濟北以搆逆誅文王絶世則盡以齊地分王悼恵之六子即賈誼所謂各受其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天子無所利焉者也及孝景之時吴楚為逆悼恵王之子孫所謂六王者皆預其謀

然俱以國小兵弱故齊與濟北雖豫密謀而終不敢發膠東膠西濟南淄川僅能出兵圍齊及漢兵出則各已潰散吳楚既無鉅援宜其速敗使齊地不早分以一壯王全據七十二城之甲兵與吳楚合從西向漢之憂未艾也孰謂誼言不見用而文帝為無謀哉

又　附馬廷鸞說　主父偃

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縱

以逆京師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嫡嗣代立餘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馬廷鸞曰主父偃之説即賈誼衆建諸侯之遺意也然衆建則自上令而行之為偷為吝推恩則本下情而行之為恕為仁且其事勢之難易德意之廣狹居然不同豈可以人廢言哉

論漢世宗封始末　馬端臨

按秦罷侯置守尉不數年始皇死而羣雄蜂起六國之

裔與其強宗大槪皆逐秦守宰而自王故地秦亡之後項羽主約覇天下然所建置諸侯亦多是已自王之人及漢東出并三秦討項羽劉項之勢既分而諸侯多附漢其中立懐兩端者皆為漢所撃滅如趙歇魏豹田横之類是也既滅項氏之後羽所建諸侯其存者惟共敖臧荼然亦不旋踵而俘之然後裂土以封韓彭英盧張耳韓信吳芮之徒蓋自是非漢之功臣不得王矣逮數年之後反者九起異姓諸侯王多已夷滅於是悉取其

地以王子弟親屬如荆吳齊楚淮南之類葢自是非漢之同姓不得王矣然一再傳而後賈誼鼂錯之徒拳拳有諸侯强大之慮葢以為親者無分地而疏者逼天子必為子孫之憂於是或分其國或削其地其負强而動者則六師夷之葢西漢之封建其初也則勦滅異代所建而以畀其功臣繼而勦滅異姓諸侯而以畀其同宗又繼而勦滅疏屬劉氏王而以畀其子孫葢檢制益密而猜防益深矣昔湯武雖以征伐取天下然商惟十一

征周惟滅國者五十其餘諸侯則皆襲前代所封未聞盡以宇内易置而封其私人周雖大封同姓然文昭武穆之邦與國咸休亦未聞成康而後復畏文武之族偪而必欲夷滅之以建置已之子孫也愚嘗謂必有公天下之心而後可以行封建自其出於公心則選賢與能而大小相維之勢足以綿延千載自其出於私心則忌䟽畏偪而上下相猜之形不能與一朝居矣景武而後令諸侯王不得治民補吏於是諸侯雖有君國子民之

名不過食其邑入而已土地甲兵不可得而擅矣然則漢懲秦之弊復行封建然而為人上者苟慕美名而實無唐虞三代之公心為諸侯者既獲裂土則遽欲效春秋列國之餘習故不久而遂廢蓋罷侯置守雖始於秦然諸侯王不得治民補吏則始於西都景武之時蓋自是封建之名存而封建之實盡廢矣至東漢更始既入關雖盡王諸造謀復漢者然諸人雖有受封之名多聚處京師布列要職實未嘗有裂土建國南面稱孤之事

光武既定天下至建武十五年方封諸王子為公十七年皇子之為公者方進爵為王徐徐如此未嘗有盡王子弟以鎮服天下之意葢是時封建之實已亡尺土一民皆上自制之諸侯王不過食其邑入之租而於所謂藩維屏翰本無所預故亦不必急急然視為一大事如周漢有天下之初也

前漢孝文之時梁懷王薨賈誼上疏拳拳以諸侯强大皇子單弱為慮欲帝徙皇子大其封疆而帝從之後漢

顯宗則謂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於是封皇子悉半光武所封諸王與孝文異意何也葢孝文之時分封之大小可以驗國勢之强弱顯宗之時分封之大小不過依租入之豐儉國勢則宗藩强而皇子弱殊非强榦弱枝之遠慮租入則兄弟豐而諸子儉乃見先人後巳之公心然亦可以知封建一事至東漢之初名存實亡故諸侯王土地之大小初無係於理亂安危之大勢矣

評魏封　陳壽

評曰魏氏王公既徒有土國之名而無社稷之實又禁防壅隔同於囹圄位號靡定大小歳易骨肉之恩乖棠棣之義廢為法之弊一至於此乎袁宏曰魏興承大亂之後民人損減不可則以古始於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使老兵百餘人以衛其國雖有王侯之號而乃儕於匹夫縣隔千里之外無朝聘之儀鄰國無會同之制諸侯遊獵不得過三十里又為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為布衣而不能得既

遵宗國藩屏之義又虧親戚骨肉之恩

叙晉封弁論　通考

晉亦有王公侯伯子男六等之封晉令曰有開國郡公縣公郡侯縣侯伯子男及鄉亭關中關內外等侯之爵唯安平郡公孚邑萬户制度如魏諸王其餘縣公邑千八百户地方七十五里大國侯邑千六百户地方七十里次國侯邑千四百户地方六十五里大國伯邑千二百户地方六十里次國伯邑千户地方五十里大國子邑八百户地方五十里次國子邑六

百戶地方四十里男邑四百戶地方四十里武帝受禪之初大始元年封建子弟為王二十餘人以郡為國邑二萬戶為大國置上中下三軍兵五千人邑萬戶為次國置上軍下軍兵三千人邑五千戶為小國置一軍兵千五百人王不之國官於京師罷五等之制公侯邑萬戶以上為大國五千以上為次國不滿五千戶為小國初雖有封國而王公皆在京都咸寧三年詔徙諸王公皆歸國時楊珧以齊王攸有時名懼惠帝有後難乃追故司空裴秀立封建之旨遂詔王公悉令歸國

更制户邑皆中尉領兵

按魏踈忌骨肉故武之子文之母弟不過食一縣且刻削遷徙殊無寧日幾不能以自存晉矯其敝受禪之初不特宣文之子孫畢王雖宣帝諸弟如孚如泰䇿之子孫亦且同時俱封又許其自選官屬而王家人衣食御府別給之親親之意亦厚矣劉頌所言無成國之制葢以其徒享封土而不治吏民有同郡縣此乃漢景武以後之法制然惠帝既立之後諸王或鎮雄藩或專國政

廢賈誅趙猶運之掌則亦不可以言無事任矣而干戈相侵自相荼毒遂以覆國蓋晉之創業不以道而垂統非其人故天命不佑雖有盤石之宗適以基禍固難以周漢自詭也

論八王　　晉書

史臣曰昔高辛撫運釁起參商宗周嗣歷禍纏管蔡詳觀曩冊逖聽前古亂臣賊子昭鑒在焉有晉欝興載崇藩翰分茅錫瑞道光恒典儀古飾袞禮備彝章汝南以

純和之姿失於無斷楚隱習果銳之性遂成凶狠或位居朝右或職參近禁俱為女子所詐相次受誅雖曰自貽良可哀也倫實庸璅見欺孤秀潛構異圖煽成姦慝乃使元良遘怨酷上宰陷誅夷乾耀以之蹔傾皇綱於焉中圮遂裂冠毀冕幸百六之會綰璽揚纛窺九五之尊夫神器焉可偷安鴻名豈容妄假而欲託茲淫祀享彼天年凶閽之極未之有也罔名父之子唱義勤王摧偽業於既成拯皇輿於已墜策勳考績良足可稱然而

臨禍忌憂逞心縱欲曽不知樂不可極盈難久持笑古人之未工忌已事之已拙向若採王豹之竒策納孫恵之嘉謀髙謝衮章永表東海雖古之伊霍何以加焉長沙財力絶人忠概邁俗投弓掖門落落標壯夫之氣馳車魏闕凛凛懐烈士之風雖復陽九數屯在三之情無奪撫其遺節終始可觀頼既入總大權出居重鎮中臺藉以成務東夏資其宅心乃協契河間共圖進取而顒任李含之狙詐杖張方之陵虐遂使武閔喪元長沙授

首逞其無君之志矜其不義之彊鑾駕北廵異乎有征無戰乘輿西幸非由望秩觀風若火燎原猶可撲滅矧茲安忍能無及乎東海糾合同盟創為義舉匡復之功未立陵暴之釁已彰甓彼車徒固求出鎮既而帝京寡弱狡寇憑陵遂令神器刧遷宗社顛覆數十萬衆並垂餌於豺狼三十六王咸隕身於鋒刃禍難之極振古未聞雖及焚如猶為幸也自惠王失政難起蕭墻骨肉相殘黎元塗炭胡塵驚而天地閉戎兵接而宮廟隳支屬

肇其禍端戎羯乘其間隙悲夫詩所謂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八王之謂矣

叙宋封拜論宋齊　通考後同

宋氏一用晉制唯大小國皆有三軍自明帝以後皇子皇弟雖非都督亦置記室參軍小號將軍大為邊郡守置佐吏者又不置長史餘則同矣凡王子為侯者食邑皆千户諸王世子皆金印紫綬進賢兩梁冠佩山玄玉初江夏王義恭為孝武所忌憂懼故奏革諸侯聽事不

得南向坐國官正冬不得跣登國殿及夾侍障扇不得雉尾劍不得鹿盧形平乘誕馬不得過二諸鎮常行車前後不得過六隊（白直夾轂不在其限）刀不得過銀銅為飾諸王子繼體為王者婚葬吉凶悉依諸國公侯之禮不得同皇弟皇子諸王女封縣主諸王子孫襲封之王妃及封侯者夫人行並不得鹵簿詔可王國有師（改傅為之）自內史相記室以下官多與晉同（孔覬字思遠為江夏內史好酒多醉而明曉政事咸曰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人二十九日醒又有辭記室參軍箋曰記室之要須通才敏思性情勤密者為之）凡

郡縣内史相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孝武孝建中始革此制不得追敬不得稱臣止宜云下官而已劉邕嗣封南康侯河東王歆之常為南康國相素輕邕後俱元會邕性嗜酒謂歆之曰卿昔嘗見臣今不能勸一杯酒乎歆之效孫皓歌答之曰昔為汝作臣今與汝比肩既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

按宋齊之制諸王之為刺史者立長史以佐之既而復立典籖以制之然大概多以童稚之年膺方面之寄而主其事者則皆長史典籖也宋蒼梧王以凶狂遇弑明帝嗣位而江州長史鄧琬不受命奉晉安王子勛起兵

稱帝會稽長史孔覬雍州長史孔道存俱不受命皆奉其王以應晉安未幾兵敗而臣主俱就誅夷而孝武之子孫殲馬及齊明帝以支代宗欲盡除高武之子孫而皆以典籤殺之然則長史典籤之設皆所以禍諸王而當時之居此職者皆輕躁險傾之人或假之以稱亂或賣之以為功其情雖異而搆禍則同童孺無知駢首横死於鋒鏑鴆毒之下至誓不願生帝王家及乞為奴以紓死而不可得哀哉

論魏晉宋齊梁宗封

自漢景武始裁抑諸侯王雖受封連城而不得以擅其土地甲兵至東漢諸侯王惟得食其邑入而已魏曹則并邑入亦鮮薄猜防尤甚卒以孤立速亡晉宋齊梁之制諸王皆出為都督刺史星羅碁布各據强藩蓋將假以事任庶收宗子維城之功而矯孤立之敝然宋齊一再傳而後二明帝皆以旁支入繼大統忮忍特甚前帝之子孫雖在童孺皆以逼見讐其據雄藩處要地者適

足以隕其身於典籤輩之手而二明亦復享年不永置嗣無狀淪胥以亡不足復議若晉若梁則諸王皆以盛年雄才出當方面非宋齊帝子輩比也然京師有變則俱無同獎王室之忠而各有帝制而天子自為之志賈趙之亂如冏如顒如乂越之徒縱兵不戢屠其骨肉以啟戎狄之禍而神州覆亡侯景之亂如綸如繹如紀如詧之徒擁兵不救委其祖父以餧寇賊之口而天倫殄絕矣葢其初之立制也非不欲希風宗周懲鑒漢魏然

世俗險惡人心澆漓齊桓晉文之事尚矣晉梁諸王雖欲求一人如鄭厲公虢叔輩而不可得後儒所以疑封建之不可行有由矣

論宗封　　齊書

史臣曰民之勞逸隨所遭遇習以成性有識斯同帝王子弟生長尊手薪禽之道未知富厚之圖已極髫年稚齒養器深宮習趨拜之儀受文句之學坐躡縉紳傍絕交友情偽之事不經耳目憂懼之道未涉胸衿雖卓爾

天悟自得懷抱孤寡為識所陋猶多朝出閤闈暮司方岳帝子臨州親民尚小年序次第宜屛皇家防驕剪逸積代恒典平允之情操捶貽慮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左右用為主帥州國府第先令後行飲食游居動應聞啟端拱守禄遵承法度張弛之要莫敢厝言行事執其權典籤掣其肘苟利之義未申專違之咎已及處地雖重行已莫由威不在身恩未接下倉卒一朝艱難總集望其釋位扶危不可得矣路温舒云秦有十失其

一尚存斯宋氏之餘風在齊而彌弊也

論宇文護　　　　　　　　　　周　書

史臣曰仲尼有言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夫道者率禮之謂也權者反經之謂也率禮由乎正禮易以成佐世之功反經繫乎非常難以定匡時之業故得其人則治伊尹放太甲周旦相孺子是也不得其人則亂新都遷漢鼎晉氏傾魏族是也是以先王明上下之序聖人重君臣之分委質同於股肱受爵均其休戚當其親受顧託

位居宰衡雖復承利劒臨沸鼎不足以讋其慮據帝圖君海内不足以回其心若斯人者固以功與山嶽爭其高名與穹壤齊其久矣有周受命之始宇文護實預艱難及太祖崩殂諸子沖幼羣公懐等夷之志天下有去就之心卒能變魏為周俾危獲乂者護之力也向使加之以禮讓繼之以忠貞桐宫有悔過之期未央終天年之數則前史所載焉足以道哉然護寡於學術昵近羣小威福在已征伐自出有人臣無君之心為人主不堪

之事忠孝大節也違之而不疑廢弑至逆也行之而無悔終于身首横分妻孥為戮不亦宜乎

論隋封之溥 隋書

史臣曰周建懿親漢開磐石内以敦睦九族外以輯寧億兆深根固本崇奬王室安則有以同其樂衰則有以同其危所由來久矣魏晉以下多失厥中不遵王度各狗所私抑之則勢齊於匹夫抗之則權侔於萬乘矯枉過正非一時也得失詳乎前史不復究而論焉高祖昆

弟之恩素非篤睦閨房之隙又不相容至於二世承基其弊愈甚是以滕穆暴薨人皆竊議蔡王將沒自以為幸唯衛王養於獻后故任遇特隆而諸子遷流莫知死所悲夫其錫以茅土稱為磐石行無甲兵之衛居與甿隸為伍外內無虞顛危不暇時逢多難將何望焉

論宋封名存實亡 附叙官制　　宋史

史臣曰昔周之初興大封建宗室及其東遷晉鄭有同獎之功然其衰也幹弱而枝彊後世於是有矯其失者

而封建不復古矣宋承唐制宗王襁褓即裂土而爵之然名存實亡無補於事降至疏屬宗正有籍玉牒有名宗學有教郊祀明堂遇國慶典皆有禄秩所寓州縣月有廪餼然國祚既長世代浸遠恒産豐約去士庶之家無甚相遠者靖康之亂諸王駢首以斃於金人之手論者咎其無封建之實故不獲維城之助焉雖然東都之仁宗南渡之高寧元良虛位立繼小宗大策一定卒無動揺磐石之固亦可知矣宋皇子初授官加太尉初除樞密使使相及曾任宰相樞

密使除節度使加太傅初除宣徽節度使加太保宗室初除使相加尚書左僕射特除并換授諸司使已上加工部尚書諸司副使加左散騎常侍除通事舍人内殿崇班已上初授加太子賓客副率以上并三班及吏職蕃官軍員該恩加國子祭酒廂都指揮使止於司徒軍都指揮使忠佐馬步都軍頭止於司空軍班都虞候忠佐副軍都頭以上止於左右僕射諸軍指揮使止於吏部尚書其官止遇恩則或階爵功臣

論宋封異于前代

馬端臨

按諸侯王與列侯皆以其嫡子嫡孫世襲其所受之封爵自非有罪者與無後者則爵不奪而國不除此法漢以來未之有改也至唐則臣下之封公侯者始止其身

而無以子襲封者然親王則子孫襲如故雖所謂茅土食邑多爲虚名然始受封之國與爵則父殁子繼世世相承如吳王恪曹王明俱太宗之子受封於貞觀時中更武氏禄山之禍王族殲夷陵替之餘然其苗裔尚存則嗣吳王嗣曹王尚見於肅代德順之間至宋則皇子之爲王者封爵僅止其身而子孫無問嫡庶不過承廕入仕爲環衛官廉車節鉞以序而遷如庶姓貴官廕子入仕之例必須歴任年深德齒稍尊方特封以王爵而

其祖父所授之爵則不襲也國朝會要載慶歴四年七月制封宗室乃以皇叔馮翊郡公德文為東平郡王皇兄允讓為汝南郡王皇弟允良為華元郡王皇姪從藹為潁國公從煦為安國公宗說為祈國公昭成太子孫宗保為建安郡王華王孫宗達為恩平郡王邢王孫宗望為清源郡公自燕王薨而祖宗之後未有封王爵者議者以為自三代以來皆建宗戚用自承助於是次第封拜之葢仁宗鮮兄弟享國既久又無皇子藝祖太宗

之子為王者皆已物故是時宗姓幾無一王故擇其行尊齒宿者王之至濮安懿王以英宗之故安定郡王以藝祖之故方今世世承襲然又不以昭穆相承嫡庶為別每嗣王末則只擇本宗直下之行尊者承襲於是濮安懿王有二十七子而得嗣封者七人四十六孫而得嗣封者亦七人蓋嗣濮王凡十四人纔更兩代耳安定郡王之後世字行嗣封者五人令字行嗣封者九人子字行嗣封者四人伯字行嗣封者三人蓋嗣安定郡王

凡二十一人纔更四代耳此例亦古所無也又按蔡元道祖宗官制舊典稱皇子生百晬命名初除美軍頴節度使兩遇大禮移鎮再遇封國公出閤拜使相封王納夫人建外第六除兩鎮封王然則皇子雖在所必王然其遷轉亦有次第不遽封也

敘宋代宗封之詳出官聚居宗學　宋史

仁宗景祐中下詔度玉清昭應宫舊地建宫合宗室十位聚居賜名曰睦親院於祖宗後選一人為宗正以司

訓導糾違失凡宗族之政令皆令掌之奏事毋得專達
先詳視可否以聞初諸王邸散居京師過從有禁非朝
謁從祠不得時會見仁宗立睦親院以壽春郡王允讓
知大宗正事總領輯睦甚有恩意務以身先之教養子
孫崇尚藝學不率則正其罪故更相責勵莫不勸服故
事内朝謁宗婦不預因曰託姻皇屬而不得一望禁闥
非所以顯榮之也奏通其籍又宗婦少喪夫雖無子不
許更嫁曰此非人情乃為請使有歸神宗熈寧二年中

書樞密院言祖宗受命百年皇族日以蕃衍而親疎之施未有等衰甄序其才未能如古獻議之臣謂宜有所釐正請參酌先王典制時事之宜條具聞奏詔同議以聞臣等謀定方今可行之制宣祖太祖太宗之子皆擇其後一人為宗世世封公補環衛官以奉祭祀不以服屬盡故殺其恩禮祖宗袒免親以下願出官者聽仍先經大宗正司陳請大宗正擇本宮尊長與大學教授舉才行堪任使者然後審察以聞就武官者試讀律習書

就文官者試一中經或論一首將軍換諸司副使太常寺丞正率換內殿崇班太子中允並與州郡監當一次任滿與親民副率換西頭供奉官大理評事與監當一次任滿有州郡監司保舉者與親民否則即依外官祖宗袒免親未賜名授官者除右班殿直年十五與請給年二十許出官願換文官者與試知縣並令監當考試及任滿有無保任如前法出官日並特與支賜願鏁廳應舉者依外官其非袒免親不賜名授官許應舉應進

士者只試策論明經者習一大經試大義及策初試不成文理者退黜令覆試取合格者以五分為限人數雖多不得過五十人累經覆試不中年長者當特推恩量材録用已出官者給俸依在京分數許依審官三班銓法指擬注授不以遠近為限授文官者轉官與進士出身同鏁廳應進士明經舉有出身人至員外郎與轉左曹宗室不出官者祖宗玄孫轉官至正任觀察使止祖免親至遥郡刺史止祖宗袒免親見任官合奏薦子孫

官許依外官祖宗袒免親以下見有官不願出官父祖俱亡者許在京居隨處置産其出官者置田宅如外官法祖宗袒免女嫁賜錢減半婿與三班奉職非袒免女量加給賜更不與婿官有官者與免入遠許依審官三班流内銓法指擬注授班行免指使其袒免親娶婦量加給賜其非袒免親嫁娶依庶姓仍不得與非士族家為婚姻祖宗袒免親以外兩世貧無官者量賜田孤幼無依及尤貧失所者不拘世數隨所在官司具名請奏

當職特加存恤奏上詔曰自我祖宗惇叙邦族大則疏封於爵土次則通籍於閨臺並留京師叅奉朝請然而世緒寖遠皇枝益蕃屬有親疎則恩有隆殺才有賢否則禄有重輕令而一貫於周行是亦奚分於流别雖敦睦之道試廣而德施之義未周故廷臣數言宰司繼請謂宜定正限以等夷朕惟親戚之間經史有訓漢唐之世故事具存或以九族辨尊卑或以五宗紀遠近或聽推恩而分子孫或許自試而效才能或宗子之賢得從

科舉或諸王之女自主婚姻盡前世之所行固當今之未備況我朝制作動法先王豈宗室等袁乃無定制因俾羣公之合議將定一代之通規載覽奏封具陳條目以謂祖宗昭穆是宜世世之封王公子孫抑有親親之殺若乃服屬之既竭泊于才藝之並優在隨器以甄揚使當官而勉懋至於任子之令通婚之儀凡曰有司之常一用外官之法僉言既允朕意何疑告於將來式頒明命宜依中書樞密院所奏施行徽宗崇寧九年詔曰

神宗嘗詔宗室年長者推恩又嘗詔袒免外兩世貧無官者賜田又嘗詔外任者許居於兩京今宜遵先志宰臣蔡京等言宗室舊來在宮有出入之限有不許外交之禁宮門有幾察之令今踈屬外居僅遍都下積日滋久殆不能容若不居之兩京散之近郡立關幾察之令或一有非意犯法則勢有不可已者令請許非袒免親以下兩世除北京外欲分於西京南京近輔或沿流便郡居止各即州郡大小創置居宇仍先自兩京為始每

處置敦宗院命文武官各一員管幹參酌在京宫院法禁不可行者須下從之初本朝宗室皆聚於京師熈寧間始許居於外蔡京為政即河南應天置西南二敦宗院設宗官主之靖康之禍在京宗室無得免者而雎雒二都得全建炎初上將南幸先徙諸宗室於江淮於是大宗正司移江寧南外移鎮江西外移揚州明年春又移西外於泰州及高郵軍三年冬又移於福州而南外移泉州以避狄紹興元年秋嗣濮王仲湜請合西南外

宗正為一司以省財用有司以泉州之財不許是時兩外宗子女婦合百餘人歲費緡錢九萬紹興府宗正司者紹興三年以行在未有居第權分宗子居之三十年春恩平郡王出居會稽遂以為判大宗正事乾道七年虞丞相秉政言蜀中闕大宗正司上欲移紹興府宗正司於成都既而不行但省會稽一司而已今蜀中宗室甚衆既無親賢領之但每州以行尊者一員檢察錢米請受由是往往蹈於非彝而不可訓焉東都故事宗子

皆築大舍聚居之太祖太宗九王後曰睦親秦王後曰廣親英宗二王曰親賢神宗五王曰棣華徽宗諸王曰蕃衍渡江後宗子始散居郡邑惟親賢子孫為近屬則聚居之孝宗子四人邵悼肅王無後莊文太子魏惠憲王早薨莊文之妃惠憲之夫人皆別居次第初莊文既大祥議者欲皇孫出居於外或以為不可又踰年竟以知樞密院府為外第焉紹熙初寧宗封嘉王將以所籍富民裴氏之居為府第而議者以為非宜乃改築蓋自

紹興以來天屬鮮少故不復賜宅名云右出官聚居　初宗學廢置無常凡諸王屬尊者立小學於其宮其子孫自八歲至十四歲皆入學日誦二十字其已授環衛官有學藝得召試遷轉者每有之然非有司常試乃特恩也熙寧十年始立宗子試法凡祖宗袒免親已受命者附鎖廳試自袒免以外得試于國子監禮部別異其卷而校之十取其五舉者雖多解毋過五十人廷試亦不與進士同考年及四十嘗累舉不中疏其名以聞而録用之

其官于外而不願附各路鎖試許謁告試國子監崇寧初疏屬年二十五以經義律義試禮部合格分二等附進士榜與三班奉職文優者奏裁其不能試及試而黜者讀律於禮部推恩於三班借職勿著為令及兩京皆置敦宗院院皆置大小學教授立考選法如熈寧格出官所涖長二或監司有二人任之乃注授後又許見在任者於本任附貢士試大觀三年宗子釋褐者十二人宗學官須宗子中上舍第且有行者方始為之四年詔

宗子之升上舍不經殿試遂命之官熈寧法不如是其依貢士法俟殿試補入上中等者唱名日取裁後又定上等賜上舍及第中等賜出身授官有差凡隷學有篤疾若親老無兼侍者大宗正察其實罷歸宣和二年詔罷量試出官之法紹興二年帝初策士及宗子于集英殿五年初復南省試十四年始建宗學於臨安生員額百人大學生五十人小學生四十人職事各五人置諸王宫大小學教授一員在學者皆南宫北宅子孫若親

賢宅近屬則別選館職教授初行在宗室試國子監者有官鎖應七取其三無官應舉七取其四無官袒免親取應文理通為合格不限其數而外任主宫觀嶽廟試於轉運司者取放之額同進士十五年命諸路宗室願赴行在室依熙寕舊制並國子監請解不願者依崇寕通用貢舉法所以優國族也孝宗登極凡宗子不以服屬遠近人數多寡其曾獲文解兩次者並直赴廷試略通文墨者量試推恩習經人本經義二道習賦人詩賦

各一首試論人論一首仍限二十五歲以上合格第一名承節郎餘並承信郎曾經下省人免量試推恩四川則附試于安撫制置司於是入仕者驟踰千人隆興元年詔量試不中年四十以上補承信郎展三年出官餘並於後舉再試四月御射殿引見取應省試第一人賜同進士出身第二第三人補保義郎餘四十人承節郎七人承信郎凡宗室鎖廳得出身者京官進一秩選人比類循資無官應舉得出身者補修職郎濮秀二王下

子孫中進士舉者更特轉一秩乾道六年臣僚上言神宗朝始立教養選舉宗子之法保義至秉義鎖試則與京秩在末科則升甲取應不過量試主官所以寵同姓不與寒畯等也然曩時向學者少比年儁異者多或冠多士或登詞科幾與寒士齊驅而入仕寖繁未知裁抑非所以示至公也於是禮部請鎖廳登第者舊於元官上轉行兩官自今止依元資改授餘准舊制十二年右正言胡衛請自宗室監試無官應舉照鎖廳例七取其

二省試則三舉所放人數如取應例立為定額從之寧宗嘉定九年以宫學併歸宗庠教授改為博士宗諭理宗淳祐二年建内小學置教授二員選宗子就學寳祐元年五月特正奏名進士宗子必晄等二人特授保義郎若璟等二十九人承節郎敕略曰必晄等取應及選咸補右階盖欲誘之進學而教以入仕也其毋以是自畫焉右宗學

論宗室　　朱熹

令宗室與漢差别漢宗室只是天子之子封王王子封侯嫡子世襲支庶以下皆同百姓只是免其繇戍如漢光武皆是起於民間也今南班宗室多帶皇兄皇叔等冠於官職之上非古者不得以戚戚君之意王定國常言之神廟欲令只帶某王孫或曾孫或幾世孫且如越王下當云越王幾世孫後來定國得罪指以為離間骨肉今宗室散無統紀若使當時從定國之說却有次序可考也

戚

漢文帝殺薄昭論　　程頤

古人謂忠孝不兩全恩義有相奪非至論也忠孝恩義一理也不忠則非孝害恩則無義並行而不相悖故或捐親以盡節或捨君而全孝惟所當而已唐李衛公以為漢文誅薄昭斷則明矣義則未安司馬温公以為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踈如一無所不行皆執一之論未盡於義也義既未安則非明也有所不行不

害為公器也不得於義則非恩之正害恩之正則不得為義使昭盜長陵土則太后雖不食而死昭不可不誅也其殺漢使為類亦有異焉若昭有罪命使往治昭執而殺之太后之心可傷也昭不可赦也后若必喪其身則存昭以全后可也或與忿爭而殺之則貸昭以慰母心可也此之謂能權蓋先王之制八議設而後輕重得其宜義豈有屈乎法主乎義義當而謂之屈法不知法者也

王莽傳論

班　固　後同

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耶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絶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

自以黃虞復出也乃始恣睢奮其威詐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延蠻貊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内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中外憚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為虛丘壠發掘害徧生民辜及朽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至滅亡皆炕龍絶氣非命之運紫色鼃聲餘分閏位聖王之驅除云耳

外戚傳論

贊曰易著吉凶而言謙盈之效天地鬼神至於人道靡不同之夫女寵之興繇至微而體至尊窮富貴而不以功此固道家所畏禍福之宗也序自漢興終於孝平外戚後庭色寵著聞二十有餘人然其保位全家者惟文景武帝太后及邛城后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娣王悼后許恭哀后身皆夭折不辜而家依託舊恩不敢縱恣是以能全其餘大者夷滅小者放流嗚呼鑒兹行事變亦

備矣

又二條

後魏書

夫右賢左戚尚德尊功有國者所以治天下也殷肇王基不藉莘氏為佐周成大業未聞姒姓為輔及於漢世外戚尤重殺身傾族相繼於兩京乃至移其鼎璽亂其邦國魏文深以為誡明帝尚封禎駿晉之楊駿尋至夷宗居上不以至公任物在下徒用私寵要榮巔櫃引大車弱質任厚棟所謂愛之所以害之矣太祖初賀納有

部衆之業翼戴皇祚其餘或以勞勤或緣恩澤咸序其迹舉外親之盛衰云爾

史臣曰三五哲王深防遠慮舅甥之國罕執鈞衡母后之家無聞傾敗爰及後世顛覆繼軌蓋由進不以禮故其斃亦速其間或不泯舊基弗虧先構者蓋處之以道遠權之所致也

又　　隋書

歷觀前代外戚之家乘母后之權以取高位厚秩者多

矣然而鮮有克終之美必罹顛覆之患何哉皆由乎無德而尊不知紀極忽於滿盈之戒罔念高危之咎故鬼瞰其室憂必及之夫其誠著艱難功宣社稷不以謙冲自牧未免顛蹶之禍而况道不足以濟時人不足以利物自矜於已以富貴驕人者乎此吕霍上官閻梁竇鄧所以繼踵而亡滅者也昔文皇潛躍之際獻后便相推轂煬帝大横方兆蕭妃密勿經綸是以恩禮綢繆始終不易然内外親戚莫預朝權昆弟在位亦無殊寵至於

居擅玉堂家稱金穴暉光戚里重灼四方將三司以比儀命五侯而同拜者終始一代寂無聞焉考之前王可謂矯其弊矣故雖時經擾攘無有陷於不義市朝遷貿而皆得以保全比夫憑藉寵私階緣恩澤乘其非據旋就顛隕者豈可同日而言哉此所謂愛之以禮能改覆車轍敘其事為外戚傳云

又　　唐書

凡外戚成敗視主德何如主賢則共其榮主否則先受

其禍故太宗撿貴倖裁賞賜貞觀時内里無敗家高中二宗柄移蠱私產亂朝廷武韋諸族耄嬰頸血一日同汙鐵刃玄宗初年法行近親裏表修敕天寶奪明委政妃宗階召反虜遂喪天下楊氏之誅噍類不遺葢數十年之寵不償一日之慘甲第厚貲無救同坎之悲寧不哀哉代德而降閹尹參孌後宫雖多無赫赫顯門亦無刀鋸大戮故用福甚者得禍酷取名少者蒙責輕理所固然

主

唐南平公主　　唐書

禮部尚書王珪子敬直尚太宗女南平公主珪曰禮有婦見舅姑之義自近代風俗敝薄公主出降此禮皆廢主上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遂與其妻就位而坐令公主親執巾行盥饋之道禮成而退太宗聞而稱善是後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遣備行此禮

宋諸主嚴妬　　南史

宋世諸主莫不嚴妬明帝每疾之湖熟令袁慆妻以妬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妬婦記左光禄大夫江湛孫斆當尚孝武帝女上乃使人為斆作表讓婚曰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榮出望表恩加典外顧審輶敝伏用憂惶臣寒門悴族人凡質陋閭閻有對本隔天姻如臣素流家貧業寡年近將冠皆已有室荆釵布裙足得成禮每不自解無偶迄兹媒訪莫尋素族弗問自惟門

慶屢降公主天恩所覃庸及醜末懷憂抱惕慮不獲免
徽命所當果膺茲舉雖門忝宗榮於臣非倖仰緣聖貸
冒陳愚實自晉氏以來配尚王姬者雖累經美胄極有
名才至如王敦懾氣桓温斂威真長佯愚以求免子敬
炙足以違禍王偃無仲都之質而倮雪於北階何瑀闕
龍工之姿而投軀於深井謝莊殆自害於蹶叟殷仲幾
不免於强鉏彼數人者非無才意而勢屈於崇貴事隔
於聞覽呑悲茹氣無所逃訴制勒甚於僕隷防閑過於

娉妾行來出入人理之常當待賔客朋從之義而今掃轍息駕無闚門之期廢筵抽席絶接對之理非惟交友離異乃亦兄弟疏闊第令受酒肉之賜制以動靜監子待錢帛之私節其言笑姆妳爭媚相勸以嚴尼媪競前相諂以急第令必凡庸下才監子皆葭萌愚豎議舉止則未閑是非聽言語則謬於虛實姆妳敢恃耆舊唯贊妬忌尼媪自唱多知務檢口舌其間又有應答問訊卜筮師母乃至殘餘飲食詰辯與誰衣被故敝必責頭領

又出入之宜繁省難齊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出不入
則嫌於欲踈求出則疑有別意召必以三晡為期遣必
以日出為限夕不見晚䰟朝不識曙星至於夜步月而
弄琴晝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内於此長乖又聲影裁聞
則少婢奔迸裾袂向席則醜老叢來左右整㪉以疑寵
見嫌賓客未冠以少容致斥禮有列媵象有貫魚本無
嫚嫡之嫌豈有輕婦之誚今義絶傍私虔恭正匹而每
事必言無儀適設辭輒云輕易我又竊聞諸主聚集唯

論夫族緩不足爲急者法急則可爲緩者師更相扇誘本其恒意不可貸借固實常辭或云野敗去或云人笑我雖曰家事有甚王憲發口所言恒同科律王藻雖復彊狠頗經學涉戲笑之事遂爲冤魄褚曖憂憤用致夭絶傷禮害義難以具聞夫螽斯之德實先克昌專妬之行有妨繁衍是以尚主之行往往絶嗣附馬之身通離釁咎以臣凡弱何以克堪必將毀族淪門豈伊身眚前後嬰此其人雖衆然皆患彰遐邇事隔天朝故吞言咽

理無敢論訴臣幸屬聖明矜照由道弘物以典處親以
公臣之鄙懷可得自盡如臣門分世荷殊榮足守前基
便預提拂清官顯位或由才升一叨婚戚咸成恩假是
以仰冒非宜披露丹實非唯止陳一巳規全身願實乃
廣申諸門受患之切伏願天慈照察特賜蠲停使雀燕
微羣得保叢蔚蠢物憐生自巳彌篤若恩詔難降披請
不申便當刋膚剪髮投山竄海帝以此表遍示諸主以
諷切之并為戲笑

乾隆御覽之寶
稗編卷九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九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吳　蘘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孫起鴻

欽定四庫全書

稗編卷九十三

明 唐順之 撰

官

論内外分合之勢

林 駉 後同

内外之勢合則朝廷皆正人内外之勢分國家無善治甚矣天下之政不可多門而宫中府中當為一體何也蓋體統聯屬事權通融外無間隔内無壅蔽則出入起居皆忠良端正之人左右前後無便嬖側媚之習是意

也周人盖得之矣公卿疎外進見有時宫禁森嚴幾若天淵則政由中決而威福之柄移於下命從内出而機密之事不得聞於外是意也漢人盖蹈之矣嘗觀周之盛時外朝之上槐棘森列臣民咸造固也而内庭之秘且統於冢宰之職治朝之上百司星環扆尹日侍宜也而燕朝之暇亦無非師保之官前有宫人之職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寢處沐浴之褻而隐然厲其縱禮敗度之心後有典婦等職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掌衣服

冠屨之微而第欲防其奢用亂政之原凡此無非所以合内外之勢無女寵之習閹宦之患奢侈之弊者豈無故而然耶漢氏初興猶識此意宰相監宫中大臣劾閹宦外得以統内也三公之屬有御史中丞在内受公卿奏事九卿之屬有少府尚書在内主吏民章報内復屬於外也于斯時也宫闈幽邃姬寵娱侍而廷臣奏事者或得致桀紂之諫禁省峻峙宦寺與居而排闥直前者且得躬獻其社稷之忠以士人皆任中常侍之官以郎

将得却内夫人之座凛凛然有周人之風自侍中為加官之親數詰三公而大臣唯唯退聽大司馬為内朝之寵典領尚書而丞相僅取充位向之以外統内安在哉諸吏居中執法而御史之中丞其權始分宦官典事尚書而少府之尚書其職盡廢向之以内屬外又安在哉自是而後内朝事權一移於權臣再移於諸璫又再移於戚畹故方霍氏之秉權也鹽鐵之議光實主之丞相括囊不言昌邑之事光實專之丞相不得與議堂堂揆

席大抵以庸謬易制者為之此移於權臣之弊恭顯之
用事也孝元柔懦益不能制望之力爭終不復回陳咸
為中丞欲行總領部刺史奏事之職而為顯所排京房
行考課欲通籍殿中以防壅塞之弊而亦為顯所沮進
退大權盡出中書謁者之手兩府大臣不敢過而問焉
此移於諸璫之失王氏之弄權也外總軍馬內領尚書
入侍掖房出植邪黨王舜既任於前王莽復竊於後二
三大臣屏息不言而漢禍始慘矣此移於戚畹之害推

原其由皆武帝親内朝踈外朝之過也東都以後流弊愈甚議郎不在宿直之中郎省皆為黄門之廬至後御史之權盡移於尚書尚書之權盡歸於宦官尚書宦官合為一黨而宰相踈隔於外御史緘默於内是以太尉楊秉奏侯覽而尚書召秉掾屬詰之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察内當是時也御史豈真得以察内耶事權之失已久小人徒借察内之名以自便耳噫可歎也盖嘗論之自宿衛之親人不領於大臣也而宫

正宮伯之官遂去為光禄勲之任光禄勲之屬日益親而門下遂為省加官遂為司侍中遂為宰相矣自供奉之近習不領於大臣也而膳夫以下掌次而上遂去為少府太常之任比其極也門下太僕之司又分為殿中省為内諸司使矣大抵兼則治散則亂合則盛離則衰自三代而下治亂盛衰不知幾變懲其變而復周官以救之此為治之大原歟國家外朝内朝無異漢唐而脉絡貫通實得周意自今觀之韓琦為宰相得治都知奸

邪之罪則宦官有過宰相得斥之傅堯俞奏樞密不治内侍求内降之罪則宦官有過樞府得治之此周冢宰統内庭之意也王宸殿宴息之所爾或召近臣而觀書小閣秘密之地爾且召學士而觀文此周人師氏居寢門之意也不特此爾釣魚賦詩錫宴後苑置酒賦詩召入内閣中禁密勿或入夜而請對便殿祕嚴或非時而召語或詞臣至深宫忌岸幘之便或士人為御樂院供奉之官此貂璫之夫統於兩府衣冠之流侍於内庭雖

成周亦不是過昔諸葛孔明之相蜀也興漢一念對越天地出師一表末及軍旅且拳拳於宮府一體之請嗚呼孔明其知中興之本歟

論歷代宦官

周以冢宰統閽寺漢初以丞相監宫中於是無近習之弊東漢用倖幸與政唐命中人典兵於是有内廷之變此本末源流之論君子不可不究也嗟夫為閹而稱士為巷伯而疾惡勃貂管蘇有功於晉楚景監繆賢著庸

於秦趙茲皆有益於人之國君子必欲絶之去之而後已何耶蓋熏腐之徒無所愛惜退而視其室則無妻妾之情俛而顧其後則無子孫之親所以為妻妾子孫者聚則成一室散則行道之人耳是以依勢怙寵竊柄弄權為勃貂管蘇者百不一二為豎刁伊戾者十巳七八故君子患之雖然在周漢時不聞有蠹政害事之漸而在漢唐末世往往有之者豈盡歸閹宦之罪哉亦不能善處閹寺者之失也考之成周閽人守中門之禁寺人

掌女宫之戒内小臣四人王之正内五人一以大冢宰領之夫以論道經邦之臣而下統微賤卑褻之職似非大臣之體爾然周人格心之學大抵源流於此何者便僻側媚之習易以移君德讒譖諛佞之言易以惑君聽自非統於大臣鮮有不至恣肆使人主以外庭之屬不得以私意昵内臣以冢宰之尊不敢以非道干此其預防之意豈不深矣哉漢初猶有古意以宰相得監宫中如郎中令禁闥之内皆其所屬至文帝時宦官猶知宰

相為可畏鄧通之幸其寵已極小有怠慢丞相嘉檄召詣府折辱垂死而不敢言自武帝疎遠朝士宰相不得加官内朝若有間矣然以少府統中書宰相統少府其脉絡猶得相屬況以司馬遷儒者為中書令亦不無正救之益既而石顯用事匡衡甄譚猶得條奏其言舊惡則宰相雖無曩日之權而宰制之意猶在也此周漢盛時所以無近習之弊者寧非大臣統制之功歟自東都至唐寵任宦者其禍始慘然宦官寵任雖同而所以任

之亦異東都宦官專領監事是政權歸之矣唐以宦官
專典禁衛是兵權歸之矣政權歸之則賢否混淆而其
亂在朝廷兵權歸之則變生肘腋而其亂在宮禁夫政
權必有所假其寵固然後其權專向使人主一旦反悟
則反亂為治亦易易耳若夫兵權在其掌握能使人主
覺悟欲謀去而不可得蓋至於長吁飲恨而後已此典
兵尤慘於典政也然要之以無所愛惜之人而得以與
政典兵以為心腹之患皆非國家之福爾且西漢之制

侍郎皆用明經常侍參用士人人主朝夕宴游之頃不但刑腐之流而已誠美意也夫何章和以後議郎不在宿直之中郎省皆為黄門之廬别自立監專以閹人領之自是閹人不領於外朝耳夫惟外無所統内無所制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閨牖房闥之任曺節王甫無所顧忌竇武陳蕃誅伐之謀一泄自殞其身何進袁紹不勝其忿舉義兵以除之漢於是危矣唐初之制内侍省不置三品官黄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誠良法也夫

何肅代以後或命魚朝恩管神策兵或使承璀為招討使韓全義討淮賈良國監其軍高崇文討蜀劉正亮監其軍西頭之勢過於南衙樞密之權甚於宰相蕭復嘗為德宗言之而不見聽柳伉因疏程元振及之而不能用高元裕言其勢重南衙白居易言不當位大帥然天子雖知之而不能制之亦徒為是喋喋之論其禍豈不慘於東都歟王叔文等欲奪其權終不可得始藉朱全忠以族之唐於是不祀矣推原其故東漢三公擁虛位

以在上無復向時總領九卿之職唐以北衙尤重南衙無復周人以尊統卑之意所以稔成厲階爾𢔶漢唐末世而有内庭之變者寧非典兵預政之失歟國朝懲五季閹宦横肆之弊不典兵不預政子孫守之永為家法舊制内臣將命于外不預公事𢔶不使之預政也舊制宦官專任本職不得典衛𢔶不使之典兵也噫何嚴耶是故史崇真言縣令貪廉可信也乃命監司以審察楊繼凝奏死卒自溺可從也乃付外司以鞠劾彼安得而

與政乎黄德和之為監軍少卒西師用呂文靖之謀而永罷監軍王守忠之為鈐轄恐循唐弊從富公之言而求罷鈐轄彼安得而典兵乎不特此也張守忠本近侍爾以役夫斃於木下而詆極法王繼恩有大功爾以交結中外而謫筠州是又不輕免其罪也内侍押班雖曰遷官然未滿五十年者不許之内侍磨勘雖曰當得然仕未三十年者不與之是又不輕進其官也盖罪不輕免則彼無縱肆之念官不輕進則彼無驕佚之心不肆

不縱不驕不佚此所以不敢萌與政典兵之職矣噫亦有由也周以冢宰統閽寺而侍御皆正人漢初以丞相監宮中而宦孺無非習國家所以統屬宦官者盖樞府任其權夫尊以臨卑則卑有所攝外以屬内則内無所隱此防微杜漸之深旨我祖宗其得之覲傅尭俞奏樞密不治内侍求内降之罪則宦官有過樞密得治之矣覲高若訥為樞使不除内侍留後之官則宦官進秩樞密得專之矣夫有過則治有勞則遷或賞或罰一聽大

臣宜乎謹愿抑畏而不敢肆也噫樞密固職分之當耳有如都知之罪韓公寵之節度之求梁適沮之是宰相復得治也兼判二省韓絳力言妄圖押班呂誨極辯是臺諫復得言也全彬誥詞劉敞不撰惟簡誥詞蘇轍封還是給舍復得駁也嗟夫以區區薰腐之流既受察於樞密丞相又復受察於臺諫給舍祖宗深思遠慮之意矣夫何元豐大臣不遵典章河東總兵非無帥也而乃使王中正領之熙河用事非無人也乃使李憲專之大

而將帥皆聽節制次而官吏悉由廢置募兵用師敕於其口威福柄令出於其手而祖宗不與預政典兵之法安在哉鄧潤甫周尹言之蔡承禧彭汝礪又言之司馬公劉莘老又極言之至使押班李舜舉亦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不宜内臣掌將帥之任噫舜舉本閹人也時亦任邊事也且能責王珪以内臣不當任將帥之責珪不自知愧迎勞問之至使聞者為之發慙豈不有忝厥職乎嗚呼以堂堂揆度之任反不若一閹人之謀

又焉用彼相哉畀時童貫握兵權於外以典兵為常梁師成擅文柄於内以預政為例陶鑄將相垂二十年君子推其末流之禍固蔡京王黼為之之罪亦元豐大臣作俑之失也

論漢唐任宦官

馬端臨

古今宦者之禍無如唐漢之季年然考其盤固猖獗之由則有自來矣葢將相者天下大權之所自出也漢中葉以後以中書為政本而中書令管機密屬之貂璫

是宦者得以竊相之柄也故陳蕃竇武何進之徒一有規畫奏啟即為所窺先發制人禍不旋踵而國祚隨之唐中葉以後倚兵戎定禍亂而觀軍容監軍屬之貂璫是宦者得以竊將之權也故勲德如李郭則俛首受節制而不免失律跋扈如李茂貞朱全忠則稱兵内侮而遂以移祚矣兵刑者人主威柄之所自出也漢自桓靈以來有黄門北寺獄是宦者得以專刑也故窮捕鈎黨勦戮名士皆黄門北寺獄之所為也唐自德代以來有

兩軍中尉是宦者得以專兵也故易置人主誅夷大臣皆兩軍中尉之所為也葢將相之任彼得以據之兵刑之司彼得以專之而又地近情親根連株固故雖有英特之君賢智之臣終不能以一朝而去腹心之疾亦由積漸之久故也然桓靈昏主又從而崇奬之故權悉下移而漢之亡遂亟文武宣賢君雖不能抑制之然政自已出故唐之亡少紓云

論石顯　　真德秀

京房言石顯之奸於元帝者可謂深切著明矣上曰已論則是知顯之為姦也而卒不能去者盖權倖之臣始則媚君以徼寵終則劫君以固位方其始也人主之知未深阿意容悅無所不至苟幸入明夷之左腹則鍵閉之謀日工依憑之黨日盛中外大權既出其手則猶伏社之鼠不可熏也穴墉之狐不可灌也又如在肓之疾藥之不能達傅咽之癭近而不可割也惟明智之君攻之有漸去之有方庶幾其可不然則容養亦亡決裂亦

亡夫元帝知顯之姦而卒不之去者非不欲去不能去也其所以不能去何也猶車騎以圍大臣之第則其權可以擅興矣殺蕭望之殺張猛殺賈捐之則其權可以擅戮矣其外屬則史高為之黨以中謁者則牢梁為之黨以外廷小人則五鹿充宗等為之黨權勢隆而黨援衆是其所以不能去也故聖人賛易於姤之彖辭曰勿用取女蓋以陰之方萌則抑之制之而不使至於不能去也嗚呼微哉

又曰昔有仕于州郡而爭覔舉者甲有過乙輒白之居一日甲墨其臂若嘗文身者乙喜遽以白長吏長吏呼甲驗之無有也於是甲訴曰凡乙之見誣類若此自是乙之言不復入而甲被薦矣此閭巷相擠之小數而石顯用之以誑其君元帝莫之察也

東漢宦者傳論　　范曄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又

云王之正内者五人月令仲冬命閹尹審門閭謹房室
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
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
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
功於楚晉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及其弊也則豎刁亂
齊伊戾禍宋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
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
張卿為大謁者出入卧内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

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為黄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黄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内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公卿之位

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十人小黄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勲無謝於往

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寵光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劒紆朱懐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葢以十數府署第館棊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仞珍藏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皆剥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

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衒達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内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揺亂區夏雖忠良懐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羅被灾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嚣怨協羣英之埶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説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

其然矣

論曰自古喪大業絶宗禋者其所漸有由矣三代以嬖色取禍嬴氏以奢虐致災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縁閹尹傾國成敗之來先史商之久矣至於釁起宫夫其罯猶或可言何者刑餘之醜理謝全生聲榮無暉於門閥肌膚莫傳於來體推情未鑒其敝即事易以取信加漸染朝事頗識典物故少主憑謹舊之庸女君資出内之命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悦之色亦有忠厚平端

懷術糾邪或斂才給對飾巧亂實或借譽貞良先時薦舉非直茍恣凶德止於暴橫而已然貞邪並行情貌相越故能回惑昏幼迷瞀視聽葢亦有其理焉詐利既滋朋徒日廣直言抗議必漏先言之間至戚發憤方啟專奪之隙斯忠言所以智屈社稷故其為墟易曰履霜堅冰至云所從來久矣今迹其所以亦豈一朝一夕哉

論東漢宦官　　真德秀

真氏曰東漢宦官之禍起於鄭衆等之有功夫人臣而

有功夫豈不善而禍之起顧由此何哉葢婦寺之職均在中闈婉嫕淑謹婦之善者也柔順忠篤寺之善者也婦不貴於有能則寺亦豈貴於有功哉有功則寵寵則驕驕則横雖欲無禍得乎故安順桓靈之世寺人之寵日盛寵盛則為害愈深為害深則被禍愈酷至於陳蕃竇武圖之而不勝漢以益亂袁紹圖之而勝漢遂以亡曹節王甫趙忠張讓之徒最其魁桀無一能全其首領者然則寵而驕驕而横是乃殞身喪元之招也曷若史

游良賀之徒優游終始無所疵吝之為得邪吁來者其尚鑑諸

又曰宦官之惡至東漢節甫輩極矣然蕃武欲盡殺之毋乃已甚乎太后以為但當去其有罪者斯言是也使蕃等因管覇既死之餘亟如太后指擇其罪之尤者戮一二人自餘或逐之外服或許之自新重整權綱勿使内臣預朝政則宮省穆然無事矣不此之為而欲肆其屠翦使逆豎得反其鋒而用之豈天不祚漢乎何蕃武

之賢而為謀弗臧也

論黨錮之禍　李德裕

東漢黨錮之禍其始起於甘陵有南北部之謡汝南二郡謡其郡守轉入太學諸生郭林宗賈偉節為之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而怨膺者上書誣告其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共為部黨誹訕朝廷亂疑風俗於是天子震怒頒下郡國逮捕黨人而膺等皆坐禁錮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内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

指天下名士而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厨之號其後有承望閹宦意指者上書告張儉與同郡二十四人别相稱號圖危社稷而儉為之魁靈帝詔捕儉等而閹宦諷有司奏捕前黨李膺之徒皆死獄中諸為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坐廢禁者幾千餘人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内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而漢亦自此季矣大抵朝廷清明賢俊在位有以制服小人則天下治安而為國家之福

朝廷昏微奸邪得志必須誣陷君子則天下危亂而為國家之禍方靈帝之時閹宦擅權莫之敢攖而李膺張儉之徒振拔汚險之中蘊義生風以鼓動激素行以恥威權立廉尚以振貴勢使天下之士皆高尚其道而汚穢朝廷故閹夫憸人因其危而擠之指為部黨一網幾盡而士有不幸罹其禍者幽深牢破家族而不顧至子伏其死而母歎其義雖顛沛假命而聞其風者莫不欽慕而爭為之主豈不賢哉然膺儉等其取名太多其嫉

惡太甚固非自全於亂世之道使遇其時其功蹟豈易量耶此非膺儉之不幸乃漢室之不幸也

後魏宦者傳論　　後魏書

夫宮腐之族置於閽寺取則天象事歷百王身乖全品任事宮掖親由褻狎恩生趨走便僻俯仰當寵擅權斯則伊戾豎刁因而禍兩國石顯張讓所以翦二京也豈非形質既虧生命易忽譬之胥靡不懼登高此亦茍且之事由變不已也王者殷鑒宜改往轍而後庭婉孌遊

宴之地掫壺留連終見任使巧佞由之而自達權幸俄然而復歸斯葢其由來遠矣非一朝一世也魏氏則宗愛殺帝害王劉騰廢后戮相其間竊官爵盜財賄乘勢使氣為朝野之患者何可勝舉今謹録其尤顯焉

論唐宦者　真德秀

按唐宦者所歴散官與文官同仇士良至開府儀同三司請廕其子給事中李宗敏判云開府階誠宜廕子謁者監何由有兒是也此外則貴璫之階官至金紫光禄

大夫正議大夫者多有之祖宗立法不以内侍溷清流故自有階官云

唐書宦官論　　宋祁

論曰太宗詔内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内侍為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閤守禦廷内掃除廪食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黄衣乃二千員七品以上員外置千員然衣朱紫者尚少玄宗承平財用富足志大事奢不愛惜賞賜爵位開元天寶中宫嬪大率至四萬宦官黄

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其稱旨者輒拜上品將軍列戟于門其在殿頭供奉委任華重持節傳命光焰殷殷動四方所至郡縣奔走獻遺至萬計監軍持權節度返出其下於是甲舍名園上腴之田為中人所占者半京畿矣肅代庸弱倚為扞衛故輔國以尚父顯元振以援立奮朝恩以軍容重然猶未得常主兵也德宗懲艾泚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官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舉手

伸縮便有輕重至慓士奇材則養以為子巨鎮彊藩則爭出我門小人之情猥險無顧藉又日夕侍天子狎則無威習則不疑故昏君蔽於所暱英主禍生所忽玄宗以遷崩憲敬以弑隕文以憂憤至昭而天下亡矣禍始開元極於天祐凶愎參會黨類殲滅王室從而潰喪譬猶灼火攻蠹蠹盡木焚詎不哀哉跡其殘氣不剛柔情易遷褻則無上怖則生怨借之權則專為禍則迫而近緩相攻急相一此小人常勢也

論唐宦者　　司馬光

宦者用權為國家患其來久矣葢以出入宫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其間復有性識儇利語言辨給善伺候顔色承迎志趣受命則無違忤之患使令則有稱愜之效自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踈甘言悲辭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於是黜陟刑賞之政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

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黜陟刑賞之柄移而國家不危亂者未之有也東漢之衰宦官最為驕横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以濁亂天下未有能刼脅天子如制嬰兒廢置在其手東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挾蛇虺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他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夫寺人之官自三王之世載於詩禮所以謹閨闥之禁通内外之言安可無也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事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果或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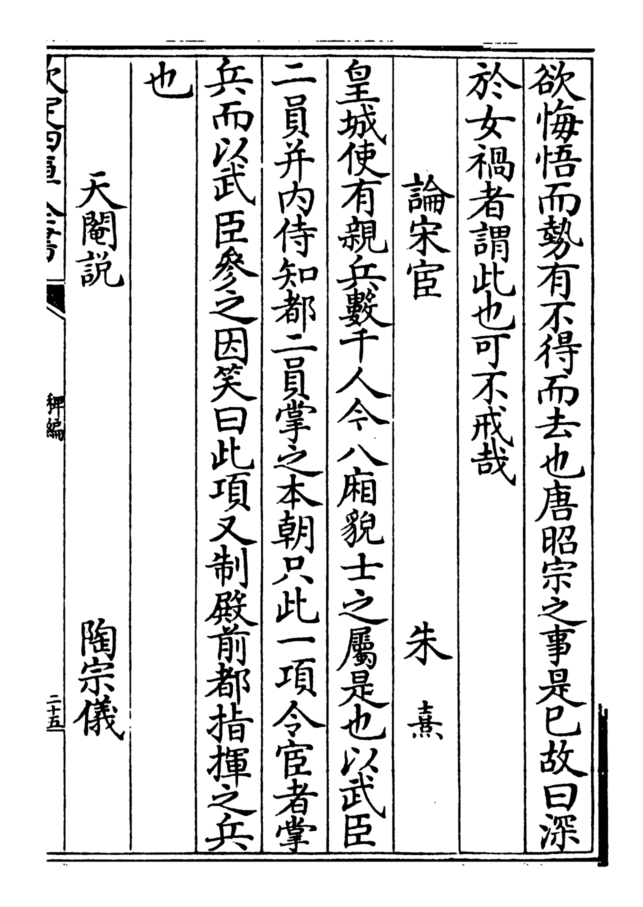
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無所寛赦如此雖使之專權孰敢哉豈可不察臧否不擇是非欲草薙而禽獮之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崔昌遐襲之於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患木之蠹而伐之其為害豈不益多哉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斯之謂矣

五代宦者傳論　歐陽修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

害非一端也葢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

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為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為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内而疎忠臣碩士於外葢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



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論宋宦

朱熹

皇城使有親兵數千人令八厢貌士之屬是也以武臣二員并內侍知都二員掌之本朝只此一項令宦者掌兵而以武臣參之因笑曰此項又制殿前都指揮之兵也

天閹說

陶宗儀

世有男子雖娶婦而終身無嗣育者謂之天閹世俗則命之曰黄門晉海西公甞有此疾北齊李庶生而天閹按黄帝鍼經人有具傷於隂隂氣絶而不起隂不能用然其鬚𩯭不去宦者之獨去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宦者去其宗筋傷其衝脉血寫不復皮膚内結唇口不禜故鬚𩯭不生又大般若經載五種黄門云梵言扇搋丑皆切半釋迦唐言黄門其類有五一曰半釋迦總名也有男根用而不生子二曰伊利沙半釋迦此云妬謂他行欲即

發不見即無亦具男根而不生子三曰扇𢶍半釋迦謂本來男根不滿亦不能生子四曰博乂半釋迦謂半月能男半月能女五曰留拏半釋迦此云割謂被割刑者此五種黄門名為人中惡趣受身處然周禮閽人鄭氏註云閽真氣藏者宋趙忠惠帥維揚日幙僚趙參議有婢慧黠盡得儕輩之歡趙昵之婢拒不從疑有異强即之則男子也聞于有司蓋身二形前後奸狀不一遂寘之極刑近李安民嘗於福州得徐氏處子年十五六交

際一再漸具男形葢天真未破則彼亦不自知然小說中有池州李氏女及婢添喜事正相類而此外絶未見於古今傳記等書豈以為人之妖而汙筆墨不復載乎晉五行志謂之人痾惠帝時京洛有人兼男女體兩用人道而性尤淫亂此亂氣所生也玉歷通政經男女兩體主國淫亂而二十八宿真形圖所載心房二星皆兩形與丈夫婦女更為雌雄此又何耶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為陰陽故能媚人褚氏遺書曰非男非女之身精

血散分又曰感以婦人則男脉應診動以男子則女脉順指皆天地不正之氣也右載周密癸辛雜識

倖

漢佞倖傳論　　班固

論曰彛曼之傾意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觀籍閎鄧韓之徒非一而董賢之寵尤盛父子並為公卿可謂貴重人臣無二矣然進不由道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哀平哀平之

際國多釁矣主疾無嗣弄臣爲輔鼎足不彊棟幹微挠一朝帝崩姦臣擅命董賢縊死丁傅流放辛及母后奪位幽廢咎在親便辟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王者不私人以官殆爲此也

南史佞倖論　李延壽

夫鮑魚芳蘭在於所習中人之性可以上下然則謀於管仲齊桓有召陵之師遹於易牙小白掩陽門之扇夫以霸者一身且有洿隆之别況下於此胡可勝言者乎

故古之哲王莫不斯慎自漢氏以來年且千祀而近習用事無之於時莫不官由近親情因狎重至如中書所司掌在機務漢元以令僕用事魏明以監令專權在晉中朝常為重寄故公曽之歎恨於失職于時舍人之任位居九品江左置通事郎管司詔誥其後郎還為侍郎而舍人亦稱通事元帝用琅邪劉超以謹慎居職宋文世秋當周赳並出寒門孝武以來士庶雜選如東海鮑照以才學知名又用魯郡巢尚之江夏王義恭以為非

選帝遣尚之送尚書四十餘牒宣敕論辯義恭乃歎曰人主誠知人及明帝世阮佃夫之徒專為倖倖矣齊初亦用久勞及以親信關讞表啟發署詔敕頗涉詞翰者亦為詔文侍郎之局復見侵矣建武世詔命始不關中書專出舍人省内舍人四人所直四省其下有主書令史舊用武官宋改文吏人數無員莫非左右要密天下文簿板籍入副其省萬機嚴祕有如尚書外司領武官有制局監外監領器仗兵役亦用寒人爰及梁陳斯風

未改其四代之被恩倖者今立以為篇以繼前史之作云爾

宋恩倖傳論　　沈約

夫君子小人物類之通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屠釣卑事也板築賤役也太公起為周師傅說去為殷相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明敭幽仄唯才是與逮乎二漢兹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黄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且仕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

桒珥貂見崇西漢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東方朔為黄門侍郎執戟殿下郡縣掾吏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非若晚代分為二塗者也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盖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世人才升降盖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歲月遷訛斯風漸

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畢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夫人君南面九重奧絶陪奉朝夕義隔卿士堦闥之任宜有司存旣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資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徧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

不知凰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
功勢傾天下未之或寤挾朋樹黨政以賄成鈇鉞瘡痏
搆於牀笫之曲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南金北毳來
悉方艚素繢丹珀至皆兼兩西京許史盍不足云晉朝
王石未或能比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倖之徒慴憚
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搆造同異興樹禍隙帝
弟宗王相繼屠剿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由
於此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傳今采其名列

以爲恩倖篇云

褚淵王儉傳贊　南齊書

史臣曰褚淵袁粲俱受宋明帝顧託粲既死節於宋氏而淵逢興運世之非責淵者衆矣臣請論之夫湯武之迹異乎堯舜伊呂之心亦非稷契降此風規未足爲證也自金張世族袁楊鼎貴委質服義皆由漢氏膏腴見重事起於斯魏氏君臨年祚短促服裼前代官成後朝晉氏登庸與之從事名雖魏臣實爲晉有故主位雖改

臣任如初自是世祿之盛習為舊準羽儀所隆人懷羨慕君臣之節徒致虛名貴仕素資皆由門慶平流進取坐至公卿則知殉國之感無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寵貴方來陵闕雖殊顧盼如一中行智伯未有異遇褚袁當泰始初運清塗已顯數年之間不患無位既以民望而見引亦隨民望而去之夫爵祿既輕有國常選恩非已獨責人以死斯故人主之所同謬世情之過差也

近倖論　　李德裕

自古中主以降皆安於近習遠於忠良其主非不知君子可親小人可去而不可改者其弊有二一曰性相近二曰嗜慾深桓靈之主與小人氣合如水之走下火之就燥皆自然而親結不可解侯覽張讓所以得蔽君也元成二后皆有所嗜吹簫擊鼓之娛微行沈湎之樂非倖臣無以承意非近習無以共歡石顯張敞所以得蠱政也惟人君少欲英明者則能反是如文帝雖有鄧通

趙談所信者賈誼張釋之袁盎此所謂少欲也武帝雖有韓嫣李延年而所貴者公孫弘兒寛卜式此所謂英明也故君聽不惑政無頗纇近則開元初内有姜皎崔滌以極宫中之樂外有姚盧蘇宋以滌天下之政得元成之化享舜禹之名六合晏然千古莫及其故何也倖臣不得干政事也後代能知漢之文武及開元政理之要雖有倖臣亦何害於理哉

南史恩倖傳論　李延壽

論曰自宋中世以來宰御朝政萬機碎密不關外司尚書八座五曹各有恒任係以九卿六府事存副職至於冠冕搢紳任疎人貴伏奏之務既寢趨走之勞亦息闗宣所寄屬當事有所歸通驛内外切自音旨若夫竭忠盡節仕子恒圖隨方致用明君盛典舊非本舊因新以成舊者也狎非先狎因疎以成狎者也而任隔情疎殊塗一致權歸近狎異世同揆故環纓歛笏俯仰晨昏瞻幄坐而竦躬陪蘭檻而高眄探求恩色習覩威顔遷蘭

變鮑久而彌信因城社之固執開塞之機長主君世振
裘持領賞罰事殷能不踰漏宫省咳唾義必先知故窺
盈縮於望景獲驪珠於龍睡坐歸聲勢卧震都鄙賄賂
日積苞苴歲通富擬公侯威行州郡制局小司專典兵
力雲陛天居亘設蘭綺羽林精卒重屯廣衛至於元戎
啟轍武候還麾遮迾清道神行按轡督察往來馳騖輦
轂驅役分部親承几桉領護所攝示總成規若徵兵動
衆大興人役優劇遠近斷於外監之心譴辱詆訶恣於

典事之口抑符緩詔姦偽非一書死為生請謁成市左臂揮金右手刋字紙為銅落筆由利染故門同玉署家號金穴嬙媛侍女燕秦蔡鄭之聲琁池碧沼魚龍雀馬之翫莫不充牣錦室照徹青雲害政傷人於斯為切況乎主幼時昏讒慝亦何可勝也

魏書恩倖傳論　　魏收

夫令色巧言矯情飾貌邀眄睞之利射咳唾之私此葢苟進之常也故甚者刑身瀹子其次舐痔嘗癰況乃散

金泰僨輸錢漢爵又何怪哉若夫地窮尊貴嗜欲所攻聖達其猶病諸中庸固不能免男女性態其揆斯一三代之亡皆是物也據天下之圖持海内之命顧指在意高下在心此乃夏桀殷紂喪二邦秦母呂雉穢兩國也魏世王叡幸太和之初鄭儼寵孝昌之季主幼於前君稚於後乘間宣淫殆無忌畏樹列朋黨蔽塞天聰高祖明聖外彰人神繫仰御之有術宗社弗墜肅宗不言垂拱潛濟罕方六合淆然至於隕覆且承顏色竊光寵勢

等秋風氣同夏日亦何世而不有哉此周旦所以誡其朋詩人是為疾羣小也

論桑雍說　　真德秀　後同

趙孝成王時客有見王曰世所謂桑雍者王知之乎曰未之聞也曰所謂桑雍者便僻左右之人及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内則大臣為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内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

真氏曰是時建信君以色寵於王客所謂便辟左右之人與優愛孺子者蓋指建信而言也桑中有蠹則碨磈

之形見於外猶人受病於中而癰發於外也便辟佞幸之徒容近左右熒惑君心君心蠹於內則言行之疵政事之失彰灼外著而不可揜矣夫君德清明則私謁不得入惟夫沉湎於酒心志昏荒則小人乘之以求所欲既得之於內則大臣屈法以從之於外矣葢大臣之不忠不正者類與近習相表裏故也日月之明而蟾蜍食之喻人君之明而近幸小人能賊之皆禍伏於中而不知也常人之情於所憎惡則謹為之防於其所愛則忽

馬而莫之備不知禍亂之萌往往自所忽始齊威能服勁楚卒之亂齊者三孺而非楚也秦皇能陷彊胡卒之滅秦者中車府令高而非胡也蟾蜍食月古有是言而月之食初不由此言者特借此以覺悟王心使知近習托身於王而能禍王若蟾蜍托身於月而能食月也其為言也懇至其引喻也深切為人君者觀此可以悚然矣

論虞世基等

按隋煬不道罪浮於紂而裴蘊裴矩虞世基諸臣則其飛廉惡來也然今考之蘊等所以眩惑其君者初亡他技一惟逢迎上意而已知帝之耽嗜音樂也則請括天下散樂百戲集于京師樂工至三萬餘人於是帝之心蕩於鄭衛哇淫之聲而流連酣宴無有窮極矣知帝之好大喜功也則謂西域諸國富於珍寶請招而誘之使入朝覲而渾厥可平於是帝之心慨然欲為秦皇漢武之事而中國疲弊日趨於亡矣知帝怒辥道衡進頌有

諷刺之意則組織其罪曰原其情意實爲悖逆帝果悅之曰公論其逆妙體本心以其能去已所惡也知帝之怠於政事也則勸五日一視朝曰無效高祖空自勞苦帝果悅之曰惟有郭衍心與我同以其能順已所欲也其後盜賊四起知帝之意尤所惡聞則四方表奏抑而不達曰天下何處有許多賊曰鼠竊狗偷行且盡殄於是帝感其言發怒於蘇威致疑於楊義臣切齒於元冑達而賊益猖熾不可復制不一二年隋遂以亡原諸人

之所以為此者欲以保有寵禄爾而不知國事既敗身無處所何寵禄之可保邪即數人而論之虞世基者又姦之首佞之魁也故魏徵嘗曰梁武偏信朱异以致臺城之辱隋煬偏信虞世基以致江都之禍夫二君之所以信之者由其能適己之欲也孰知其所以適己者衹以禍己歟昔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葢忠言至論往往逆人主之心然揆之理而得則雖忤意而當從姦言邪説往

往順人主之志然揆之理而悖則雖合意而當察人主知此則揣摩之姦不得售而窺伺之計無所施矣

論佞

按范祖禹曰大禹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子曰佞人殆佞人者止於諛悦順從而已近之必至於殆者何也彼佞人者不知義之所在而惟利之從故也利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則附權臣利在敵國則交敵國利在戎狄則親戎狄利之所在則從之利之所去則違

之於君父何有哉忠臣則不然從義而不從君從道而不從父使君不陷於非義父不入於非道故雖有不從其命將以處君父於安也君有不義不從也而況於權臣乎父有不義不從也而況於他人乎古之佞者其始莫不巧言令色未必有悖逆之心及其患失則無所不至終於弒君亡國者皆始之諛悅順從者也

傳明夷之六四　　程頤

六四以陰居陰而在陰柔之體處近君之位是陰邪小

人居高位以柔邪順於君也六五明夷之君位傷明之主也四以柔邪順從之以固其交夫小人之事君未有由顯明以道合者也必以隱僻之道自結於上右當用故爲明顯之所左不當用故爲隱僻之所人之手足皆以右爲用世謂僻所爲僻左是左者隱僻之所也四由隱僻之道深入於君故云入於左腹入腹謂其交深也其交之深故得其心凡奸邪之見信於君皆由奪其心也不奪其心能無悟乎于出門庭既信之於心而後行

之於外也邪臣之事暗君必先蠱其心而後能行於外

乾隆御覽之寶

稗編卷九十三